

小橋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七 六 號	一 〇 一 〇 〇 冊	四 〇 號	九 門 三 部
----------------------------	----------------------------	-------------	------------------



臣王先謙撰集

明治天皇

日本國志明治天皇名睦仁孝明第二子

丁六慶應三年日本維新史冬十月征夷大將軍內大臣德川慶

喜還政於朝廷辭官職朝廷允之慶喜中納言德川齊昭第七子

賢明有名望繼一橋氏任中納言輔家茂在京都竭心周旋朝幕

閒至是進內大臣先是各國公使自武庫至大坂賀將軍襲職且

促開港慶喜奏請曰曩先帝明察俯允條約然猶禁開武庫先臣

家茂豈敢違旨而不以布告者以開港之期載在盟府不可渝也

苟或失信各國將以兵戎問背盟之罪我中世以還羣雄割據互

相盟誓每灑血為書然當城下窮蹙肉袒求和輒以為姑許紓禍

以待後圖當歆血之初已萌背約之意故已盟復寒視爲無足輕重之事然不可施於今之外國也今萬國交際首重締約一語已下山可移海可覆而約不可廢故約中一字之墨萬民之膏血係焉利害所關不可不慎今之條約誠有失便宜者而非開武庫港之謂也臣聞英美俄法各相往來環球而居雖異宜異俗而橫目圓顛均是人耳既無彼此卽謂之同胞可也萬國和會我日本乃欲獨立海中閉門拒絕能乎不能一締條約互相維繫強不得凌弱大不得併小故西人謂條約尊於法律法律所以治一國條約所以綰萬國鄭重如此臣敢披赤心保其無他伏冀陛下詳古今之變察宇內之勢從已許條約特開武庫以昭國信揚皇威朝議以先朝所禁詔詢列藩淺野茂長池田茂政池田慶德稍持異議其他均謂可許五月遂詔許開武庫港時公卿及薩摩土佐諸藩欲先赦長門藩之罪然後及兵庫之議幕府則欲先開港朝廷取兩議宥長藩之罪并許開港幕府乃定本年十二月爲開港期後又改期明年三月方是時幕府大政皆仰朝旨而慶永齊正豐信宗城久光等各參大政尋豐信上書幕府曰比年以外交釀內亂東西分擾無他政出二門也方今大勢一變不可墨守舊規宜奉還大政於朝廷與萬國並立基業又遣其臣後藤象次郎等勸之慶喜以爲然冬十月十四日慶喜大會列藩羣臣於二條城示以請還政權之意諸將咸失色而退薩土二藩士在坐力慫慂之慶喜卽決議具奏優詔報曰諸侯賞罰黜陟之權自天子出其他仍如舊待加賀以下三十三藩入覲時決之時廷議紛紜德川親藩多諫朝廷以爲不可而薩土諸藩促之曰天下將定於一今廷議游移坐失事機若王室何十五日遂降旨依奏收還政權十二月

八日中山忠能正親町三條實愛岩倉具視德大寺實則與德川慶勝慶永島津茂久山內豐信暨尾越薩土重臣會議小御所茂久曰朝廷已收還政權然土地人民不屬有名無實宜令德川氏割八百萬石以充經費具視贊成之出書於袖中則籌畫變革事宜也豐信曰諸侯亦宜割土地人民入貢議至徹旦九日容保奏辭守護職與所司代松平定敬俱入二條城有詔罷會津桑名人九門宿衛即容保定敬所領國也詔曰自今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之敕召集諸侯祿十萬石以上者於京師特召松平慶永前越前國福井城主鍋島齊正前肥前國佐賀城主後更直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前伊豫國宇和島城主島津久光薩摩藩主島津茂久生父赦毛利敬親父子復其官爵許入京竝復三條實美等官位命還京師薩摩藩主島津茂久後更

忠義安藝藩主安藝國廣島縣淺野茂勳後更與長門藩老臣率兵入京師

奏傳奏京都守護職所司代等官職及內覽攝錄門流新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武臣擅制凡七百年藤原氏世為攝政關白殆千餘年至是大政復歸朝廷而藤氏世官始廢因稱曰復古又曰維新是日以熾仁親王有栖川宮為總裁嘉彰親王仁和寺宮晃親王山階中山忠能前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實愛前大納言中御門經之中納言島津茂久德川慶勝前尾張國名古屋城主淺野茂勳松平慶永山內豐信為議定大原重德參議岩倉具視前中將等為參與尋三條實美岩倉具視伊達宗城為議定西鄉隆盛薩摩藩士木戶孝允長門藩士大久保利通後藤象次郎等為參與敕親裁萬機博採公議幕府美事良法仍舊用之直言讜議使無忌諱徵才俊於列藩列參與其他祠官醫員以迄民庶隨材擢用任顯職與縉紳貴族比肩立朝蓋門閥資格之弊

極議論起於下幕府終以斃至是雖賤民亦得列朝官紀綱丕變矣時德川毛利事已平而嫌隙未忘會桑人亦自疑忌慶喜亦觖望與容保定敬等議曰近日朝旨非前日比既許將軍依舊任事而九日小御所之會我輩乃不得與必有挾幼主以謀私者乃奏請勒兵備不虞諸藩守闕者亦戒嚴屹然相持人情恟恟將士或說慶喜曰事已至此坐受箝制孰與據大阪城扼咽喉以制人慶喜領之遂畱書於朝於十二日夜與容保定敬南走至大阪抗疏請清君側不省時詔禁容保定敬入朝朝議欲召慶喜納其封五百萬石賜以三百萬石爲巨藩以慶喜列議定令慶勝傳旨促入覲慶喜奉命而心危之不敢往會江戶有處士數百潛伏薩摩邸出劫富商掠金穀慶喜因奏陳薩人在東寇掠之狀請黜其藩士之參朝政者又不省慶喜下令江戶搜獲處士而東兵遽火薩摩邸報至大阪將士聚議曰事至此釁端既開騎虎不得下矣慶喜乃草討薩表示諸將發使率兵附會津桑名兵入京

戊辰

七

日本維新史

參日本國志

春正月三日慶喜以兵三萬抵伏見

鳥羽命會津桑名爲前驅詔命薩長二藩南扼伏水鳥羽二關許以便宜從事是日幕軍遣行人請過二關曰寡君奉詔入朝而公等阻之不得已則有戰耳既而東軍大至王師力拒之戰三日東軍敗王師逐北收淀城慶喜容保定敬等倉猝航海東去九日總督統仁親王入大阪十二日詔削慶喜以下官爵大告四方諭以不可不征之旨尋拜有栖川熾仁親王爲東征大總督授錦旗節刀令各國使臣毋得援戰軍器又告公使曰日本天皇親執政權自今以京師爲政府二月會各國公使於大阪本願寺文武諸官盡列外國事務官少將東久世通禧少將伊達宗城傳命

曰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責在吾輩自今日始請遇事協議以慎
邦交我天皇欲見諸卿公等其待後命公使等答曰固所願也然
聞征東師起吾曹將避亂橫濱儻天皇賜謁願勿延宗城曰余爲
外國人居留者保無虞莫以爲念公使曰然不欲曠日或曰延夷
於闕下如物議何參謀等笑不對三月朔英法美蘭諸公使入朝
拜謁天皇賀大政復古盛典是日儀畢遂布告全國以二條城爲
太政官代裁決庶政於時外交事略定京人相賀而攘夷之說未
息當各使集兵庫時備前藩王過神戶或犯其前驅遂發礮攻擊
互市場各國咸怒盡奪諸藩輪船之泊於神戶者土佐藩兵守界
浦又礮擊法國十六人或死或傷法國聯各使以五事要朝廷概
徇其請曰急戮暴徒曰償金十五萬圓曰外務長官亟致書謝罪
曰土佐藩主亦謝罪曰不許土佐藩土佩刀入市場三日
不允則徑行吾意廷議慮開釁遂執土藩士二十人賜死於妙國
寺法人亦來監刑各以次就死及英使入朝又有刺客要擊於途傷護衛兵卽擒暴徒處
退去

以梟示先是攘夷得罪者赦令自裁依舊例引刀剖腹暴徒視
梟刑以示辱也維新以後此風仍未已有張示於日本橋者曰外
人近益跋扈縱馬橫馳往往傷人不顧見之而不拔刀卽非日本
男子甚至大學南校所延英人教師駐劄各開港場仍屯兵守護
箱館之德國領事亦遭害政府嚴禁始息幕府時所設名曰別手組維新而英法二國各留兵千五百人於
後仍不撤至明治五年始廢
橫濱以保護已民至八年始撤去尋刊行大政官日誌車駕親征
幸大坂月餘還京師又初參與大久保利通謂總裁曰近日之舉
大快人意但自古一時事之功苟且偷安遂誤大事者多以臣所
見車駕速幸八幡山城移蹕大坂以爲行在外國交際海陸軍備
皆於此焉處之今日之計莫急於是遂上議曰今日之變態開
以來所未有甯可以尋常格例應之哉今雖一戰奏捷賊巢未拔
外交之方法不立列藩之向背不定復古鴻業纔開其端而已而

朝廷恬然輒成治安之思是北條之後生足利前狼後虎覆轍在近宜注目大體勿拘小節文武不歧上下感孚以破數百年之弊習爲之莫遷都若焉夫弊習由勢而生勢也者見於形請舉其一

二至尊所在曰雲上公卿稱雲上人龍顏不得拜玉體不踐地尊嚴太過上下隔絕爲民父母之天職何在哉古今稱仁德帝爲聖皇者以其近民爾聞海外帝王從者不過一二人內法聖皇外採美事投復古之機會新天下之耳目易簡輕便以盡君道遷都之舉不可不先其地莫如大阪請以爲行宮綜治亂之體握攻守之權以起海軍以交外國未幾下親征詔遂至東遷云又夏四月熾仁親王自東海道航海達駿府陸軍自中山道取甲府海軍至品川慶喜之東也臣屬有建議者曰爲今之計當藉外國力以靖內變不則擁輪王寺法親王以令天下是或東照公始我子孫者盡

謂德川家光請以親王爲東嶽山座主後沿爲例者也幕臣或欲

扼函關或欲由海路襲大坂慶喜一意主恭順手書禁諸臣曰慎勿抗官軍抗官軍猶刺刃於吾腹也出城居寬永寺僧舍命家臣勝安房大久保一翁留鎮撫官軍至勝安房出見參謀西鄉隆盛具陳慶喜恭順狀請弭征師隆盛徵謝罪表上之督府督府下令止戰移兵入江戶戍之讞慶喜罪幽之水戶敕使至慶喜麾下欲從者數千人慶喜揮去僅以十隊行又收江戶城納軍艦兵器幕府臣屬不服朝命者據東叡山稱彰義隊諸藩逋逃來集榎本武揚以兵艦八隻遁大鳥圭介等數千人走總野下總國松平容保酒井忠篤出羽國莊等各歸其邑仙臺藩主伊米澤藩主上杉齊諸藩連合應容保等抗官軍奧羽總野之間紛擾焉乃開大總督府於江戶城命薩長加藝等十二藩援官軍進剿東北五月諸軍

討彰義隊破之圭介等亦敗於宇都宮日光下野國奔會津於是專

力奧羽白白河陸奧國越後兩路分軍進討是月收幕府封土使田

安慶賴德川氏族子家達承慶喜後賜駿河及遠江三河七十萬石稱

靜岡駿河國藩復其麾下士歸順者祿六月參謀西鄉隆盛至京師

奏江戶平定又德川氏之季國論分爲勤王佐幕主議紛雜希望

互異而外國形勢一變不可復守鎖國舊法諸藩志士西鄉大久

保木戶後藤之徒欲諮之識者察於內外形勢通緝紳武家貴賤

上下册公共之政體建萬國竝立之規模三條岩倉諸氏用之論

緝紳官人洗除舊習砥礪志操適實用定職制置神祇內國外國

海陸軍會計刑法制度七科於太政官益舉諸國才俊以爲參與

尋改爲三職八局改七科爲七局別置總裁局置總裁副總裁輔

弼顧問辦事等神祇以下七局置督輔判事職得濟兵馬空恩之

際車駕幸大坂之月上御紫宸殿率公卿諸侯誓天地神祇約五

事大定國是曰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曰上下一心盛行經綸

曰官武一途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曰破舊來之陋習基

天地之公道曰求智識於世界大振起皇基是謂五條誓文車駕

已還幸乃改官制廢三職八局分太政官設議政行政神祇會計

軍務外國刑法七官分立法行法司法三權議政官執立法權分

置上下局上局置議定參與掌議定政體制作法令定條約決和

戰重事下局置議長議員奉上局之命管貨幣租稅驛遞開拓兵

賦等諸般事行政官置輔相辦事等與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四官

共執行法權刑法官總判法律掌監禁糺彈捕亡斷獄等執司法

權分地方爲府藩縣藩姑仍舊使諸侯管之府縣置知事理之以

三條實美岩倉具視松平慶永鍋島直正等公卿諸侯有名望者

九人爲上局議定以小松清廉及大久保木戶等九人爲參與三條岩倉兩議定兼行政官輔相帝日親臨朝堂之政下局議事未備而維新政體以此爲基礎焉又改革之初置神祇事務於七科之上以遵古制蓋佛教本地垂迹之說行世者千百餘年神社大抵僧徒兼攝之當德川氏之時國學勃興極力排擊之勤王論者多出其薰陶謂皇業宜復祭政惟一於是親王之入道薙髮者歸俗停公卿子弟之爲僧又停祠官因公卿執奏爲其部下隸神祇事務局使別當掌神社者社僧蓄髮葬祭專從神式又禁神佛混同禁令一出祠官等羣起作暴或煽惑庶民宣言朝廷廢佛乃令禁暴舉使稟請而後措置諭以朝旨慶喜還政之後朝廷使以納封土慶喜請待物情鎮定乃命供政府經費慶喜請課之全國京畿之地藩封少公卿社寺之邑多其治專在社寺處分而京阪諸都會屬國家富源朝廷乃先收此爲治既而兵起因課準備金於豪商

決紙幣發行之議外人使用墨銀墨斯哥銀充貿易其一元抵我一分

銀三箇及大總督收江戶金銀銅座通貨鑄造所以其原料增鑄通貨助軍資精察新舊貨銅鐵錢定其價位終發行紙幣通用十三年

是日太政官札札即鈔也及用兵東北國帑空乏因使都會富豪出金穀助軍資得若干萬兩於京阪兵庫大津近江江戶橫濱等事平

之後三年而清還之屬生野但馬銀礦於會計官以外人請鑄洋銀即墨銀鑄我一分銀時二分金濫惡而又行紙幣民私立金銀紙幣價格頗生差等諸藩亦急軍需廣貨濫行因嚴禁止檢索之是

歲不登財政甚艱矣又天總督之收江戶也物貨騰貴市民不聊

生因命仙臺藩備米仙臺與叛徒德川氏處分又未定其舊臣失

職危懼甚雖建靜岡藩然舊臣甚眾不可盡存錄朝廷置鎮臺府

設社寺市政民政裁判所收幕府文書舉用吏民有才者以安集
市民七月詔陞江戶爲東京改鎮臺府爲鎮將府使三條實美兼
鎮將管理駿河以東十三國大總督專督軍事又初容保遁歸尋
就國會津慮不免又遣使仙臺米澤乞申救二藩不答朝廷亦敕
仙臺藩伊達慶邦米澤藩上杉齊憲會討既而容保乞哀因二藩
爲請二藩連名乞赦其罪并傳檄召奧羽諸藩會於岩沼總督道
孝欲許之參謀世良修藏不許議令納城池繳兵器然後樹降旗
且責二藩通會之罪二藩怒曰督將納言而參謀阻之是挾朝威
以攻私讐也遂斬世良傳檄諸藩於是奧羽連衡援救會津同謀
者十有七藩報至削慶邦齊憲等官爵官軍諸道進攻自五月至
七月始圍若松城若松城四面險阻不能運巨礮萃全國兵環攻
孤城而月僅乃克之城中老稚婦女皆持刀出戰賊
研駟精備死不少城陷蓋謀以爲與賊具爭戰也既而知總督爲
親王始有降意仙臺米澤等叛徒向白河白河口官軍拔棚倉三
春共陸奧國陷二本松陸奧國因遣別軍討仙臺白平瀨口常陸國進會津
米澤等叛徒陷長岡新瀨共越後國越後口官軍力戰復之進拔村松
村上共越後國而莊內叛徒陷新莊出羽國與仙臺合迫秋田出羽國盛岡
藩陸奧國應之秋田官軍督津輕藩陸奧國伐盛岡戰甚苦既而白河
口官軍自猪苗代陸奧國進圍若松城津會榎本武揚以八艦應仙
臺赴陸奧海初德川氏遣武揚學操船術於荷蘭業成而歸及朝
廷收江戶城并收軍艦武揚等哀訴乃賜之八艘兵隊脫走者武
揚等潛與通謀後聞奧羽連衡相議曰率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援
陸軍天下事尙可爲也元年八月遂藉口鎮撫由品川脫走朝廷
擬以海盜令各港禁與糧食告各公使勿與接會大鳥圭介等由

仙臺敗遁率兵隊往投勢益張十月遂奪據函館告諸國貿易如
舊用美國公推例以武揚爲總裁設官置戍尋託英法船將上書
曰德川遺臣過三十萬人非七十萬石所能養是皆二百餘年所
涵育雖填溝壑不能與工商伍臣哀其閒關流離輒率之移住蝦
夷從事開拓臣等固三千一心然不可無主敢請舉蝦夷地賜之
舊主以德川氏一人爲之總領臣等必效死致力變榛蕪爲富庶
並以固朝廷北門鎖鑰朝議以其上書無狀布告各國徵諸道兵
海陸並進又八月二十七日上舉行卽位禮於紫宸殿其儀悉復
古典始廢唐制之服改大旌等製改元明治定一世一元之制稱
聖誕日曰天長節賜醮宴於百官復光仁帝之制也又秋九月米
澤會津仙臺相繼降武揚走箱館奧羽平定十月幸東京車駕所
過安撫諸藩旌表孝義賜高年者物以驛路疲弊大減儀仗戒飭
肩輿者人民操業如常大總督鎮將以下奉迎於品川國以江
戶城定爲皇居廢鎮將府白河越後平瀨出羽官軍相繼凱旋因
廢大總督府分陸奧爲磐城岩代陸前陸中陸奧五國分出羽爲
羽前羽後二國減抗命諸藩主松平容保等三人死一等處永禁
錮沒伊達慶邦酒井忠篤等五人封地以特恩存其嗣其他削封
務從寬典命附近諸藩安撫亂餘窮民冬十二月車駕西還告各
國公使以平定解其局外中立幕府之時設關於諸道要隘譏察
行人甚嚴諸藩亦置關剗於禁上不安納他管人及官軍收江戶
盡撤之

己未 明治二年日本國志春正月罷警蹕鳴道儀二月置集議院
徵諸藩士爲議員撤諸道關許發印新聞紙又維新之始管外事
者內外交謫而東久世通禧伊藤博文後藤象次郎等竭力彌縫

漸覺相安於是朝廷益銳意外交先下令有約各國凡有往來國

書及宣告公文君主之國概稱皇帝民主之國稱統領當鎖港時

外人輒目為夷狄或斥為異類將軍自稱為日本大君稱他國曰

某國主及是盡廢君主之稱概尊為大皇帝或大統領著為令

所有前禁耶穌天主教之在地踏像當道豎碑概撤廢府於長

崎設耶穌像令登岸者踐踏之又通衢大道皆有豎木碑示曰禁

止切支丹宗門王政復古更書曰禁止切支丹邪教各使請刪去

邪字又改曰切支丹宗門仍依例其邪教應嚴禁速改約論起各

國復互相議曰日本法律仍禁耶穌教背宗教自由之義實為文

化半開之國豈得比於泰西得平等權利乃將所豎禁牌撤去仍

無弛禁明文其依照天主教法行葬禮者仍不許當舊幕時禁教

極嚴教徒皆潛匿不出及外船劫盟死灰復然遂邀集教徒數千

人於長崎之浦上村公然聚會幕府捕繫之法人力請釋放乃分

配三千餘人於各藩責令約束雖教師復請之公使求為赦免而

政府謂天草之亂教門實為國政之蠹不能曲從其後漸次寬禁

亦以外使又三月置待詔院車駕再幸東京遂遷都先是明治元

通疏稱西京本一山城形勢不便請遷都大阪既而改江戶稱京

至是遂定都焉利通又上疏曰我中世以還天子深居九重民之

視君尊如帝天君之視臣賤如奴隸至將軍竊政猶作威作福妄

國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乃盛儀衛飾邊幅與井底蛙何異

又何以聯情誼而使指臂耶誠欲合全國君臣上下為一心必自

天子降尊始自今以往請盡去拜跪俯仰之儀一以簡易質實為

主國有大事與眾同議我天皇必親臨太政官而取決焉政府諸

臣每日必見面每月必會食俾人人親君而愛上庶國是可興云

云維新以後廢舊儀改新法日本維新史分諸藩為大中小三等

四十萬石以上曰大藩十萬石以上曰中藩一萬石以上曰小藩

定藩治職制禁擅雇外國人禁私起債當是時全國租入千百餘

萬石而府縣所轄不過百八十萬石其餘則諸藩分轄焉東北戡

定而諸藩物情與德川氏末路同土論往往難統一加之內外多

漸覺相安於是朝廷益銳意外交先下令有約各國凡有往來國書及宣告公文君主之國概稱皇帝民主之國稱統領當鎖港時沿舊習見

外人輒曰為夷狄或斥為異類將軍自稱為日本大君稱他國曰某國主及是盡廢君主之稱概尊為大皇帝或大統領著為令
所有前禁耶穌天主教之在地踏像當道豎碑概撤廢府於長

崎設耶穌像令登岸者踐踏之又通衢大道皆有豎木碑示曰禁
邪字又改曰切支丹宗門仍依例其邪教應嚴禁逮改約論起各

國復互相議曰日本法律仍禁耶穌教背宗教自由之義實為文
化半開之國豈得比於泰西得平等權利乃將所豎禁牌撤去仍

無弛禁明文其依照天主教法行葬禮者仍不許當舊幕時禁教
極嚴教徒皆潛匿不出及外船劫盟死灰復然遂邀集教徒數千

大於長崎之浦上村公然聚會幕府捕繫之法人力請釋放乃分
配三千餘人於各藩責令約束雖教師復請之公使求為赦免而

政府謂天草之亂教門實為國政之蠹不能曲從其後漸次竟禁
亦以外使又三月置待詔院車駕再幸東京遂遷都先是明治元

通疏稱西京本一山城形勢不便請遷都大阪既而改江戶稱京
至是遂定都馬利通又上疏曰我中世以還天子深居九重民之

視君尊如帝天君之視臣賤如奴隸至將軍竊政猶作威作福妄
國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乃盛儀衛飾邊幅與井底蛙何異

又何以聯情誼而使指臂耶誠欲合全國君臣上下為一心必自
天子降尊始自今以往請盡去拜跪俯仰之儀一以簡易實實為

主國有大事與眾同議我天皇必親臨太政官而取決焉政府諸
臣每日必見面每月必會食俾人人親君而愛上庶國是可興云

云維新以後廢舊儀改新法
一切政教大旨皆基於此
日本維新史
分諸藩為大中小三等
四十萬石以上曰大藩十萬石以上曰中藩一萬石以上曰小藩
定藩治職制禁擅雇外國人禁私起債當是時全國租入千百餘
萬石而府縣所轄不過百八十萬石其餘則諸藩分轄焉東北戡
定而諸藩物情與德川氏末路同士論往往難統一加之內外多
事用度不足車駕西還之後參與木戶孝允說其藩主毛利敬親
勸奉還版籍又謀之大久保利通利通可之以說其藩主島津忠
義於是薩長二藩議納封土肥前土佐二藩應之四藩主連署上
表曰臣等謹案朝廷一日不可失者大體而一日不可假者大權

也自天祖肇國建基皇統一系萬世無窮普天率土莫非其有莫非其臣是爲大體爵祿繫下與奪任上尺土不能私攘一民不能私有是爲大權昔在聖主躬所統馭海內一由乎此故名實並立天下無事中葉以降綱紀弛廢弄柄爭權者接踵私其民攘其土遂成搏噬篡奪之勢朝廷失所守之體棄所秉之權而不能制之姦雄乘時弱之肉彊之食大者并州數十小者養士數千若夫幕府以土地人民擅分其所私扶植其權勢於是朝廷徒擁虛器至於窺其視息以爲休戚橫流之極滔天不回六百有餘年於茲雖然其間假天子之名爵以蔽其私土地人民之迹是固由乎君臣大義上下名分有萬古不拔者矣方今大政維新萬機是躬實千載之一遇有其名不可無其實舉其實莫先於明大義正名分嚮德川氏之起故家舊族既半天下攀援以興家者亦多不問其土地人民受於朝廷與否因襲之久而至今日世或謂是祖先錢鏐所經營則何異乎擁兵入庫奪其貨而謂是冒死所獲哉入庫奪貨人知其爲盜至攘奪土地人民天下不怪之甚哉名義之紊壞也今求丕新之治大體所存大權所繫毫不可假抑臣等所居即天子之士臣等所收即天子之民安可私有乎謹取其版籍上之願朝廷處其宜可與與之可奪奪之凡列藩封土下詔更定之自法度典型軍旅之政以至衣服器械之制悉出自朝廷天下事無大小皆歸於一然後名實相得始可與海外各國並立是朝廷今日之急務而又臣子之責也故臣等不顧譴劣敢獻鄙衷天日之明幸賜照臨於是尾張肥後阿波因幡其他列藩亦陸續表請優詔曰應再幸東京然後以公論決裁焉於是集諸藩主諮問皇道興隆知藩事新置蝦夷開拓外國交際會計等七事

日本國志幕府雖廢而二

三強藩爭握政權雖非眾建諸侯之舊轉成羣雄割據之勢洵洵擾擾勢且大亂當道者謂必收一切政權歸於中朝乃足以紓國用而張國勢以奧羽未定雖有密議未敢宣洩也及東北悉平木戶孝允始倡言幕府前給藩地稱爲朱印文憑者應作廢紙概以土地民人之權還之朝廷廷議又夏六月敕聽諸藩所請祭告天以關繫大廣詢於眾猶未敢決

神地祇以諸藩主爲知藩事凡有二百七十六藩改革藩制倣府縣之例以其歲入現石十分一爲知事家祿再改官制太政官置

左右大臣大納言參議使神祇官班其上置民部大藏兵部刑部

宮內外務六省及彈正臺神祇官置伯諸省置卿輔督之其下有

寮司位二十階自一位至九位有正從初位有大少略據大寶令而潤色焉大寶令者文武帝大寶元年距今千六百六十八年所制定也更設公議

所於東京詔博諮眾議建國家基礎使府藩縣知事諸藩公議人等與議大政以秋月種樹爲議長森有禮廢佩刀議神田孝平許

土地買賣議律用眞道禁以牌買賣議御漆以之發職形非人稱和議等以是耶之律皆施行又置律議局使草葬形非人

盡言無忌諱廢公卿諸侯之稱曰華族尋使知事移住東京貫東京府其士臣稱曰士族隸各地方定其祿制使諸藩適宜改正至

皇族華士族社寺盡收其采地以廩米爲秩祿查全國人口約三千三百六十二萬五千六百四十人日本國志時高知藩知事山內豐信建言廢士族制祿更

給祿券請先試行於藩內詔聽所請後十二月遂定藩族華族祿制收其采地別給廩米又賞征討之功賜嘉

彰親王熾仁親王舊公卿九條道孝等舊藩主島津忠義毛利廣封敬親子後等舊藩士西鄉隆盛大村永敏等五百餘人及諸兵

卒祿及金有差又賞復古之功賜三條實美以下三十四人祿處諸藩叛逆首謀臣十一人於斬旣而宥德川慶喜松平容保以下

罪授之位擢用才能其誤順逆戰死者許親族朋友修其祭祀先是合祀癸丑嘉永六年以來殉難之士於京都東山諸藩亦各建祠祭

死事之臣至是營招魂社於東京九段坂上祀戊辰役戰沒者祭

時差敕使以米一萬石充祭資後更稱靖國神社合祀勤王憂國

及諸役戰死者又奉諡弘文大友清仁廢帝仲恭九條三帝弘文

帝壬申亂崩淳仁仲恭二帝被廢皆未奉諡也迎淳仁淡路崇德

讚岐後鳥羽佐渡順德隱岐土御門土佐五帝神靈於京都五帝

蒙塵而崩也追贈楠木正成新田義貞織田信長等神號正成稱

湊川神社義貞稱藤島神社信長稱建勳神社復豐臣秀吉之豐

國廟及德川家康之日光廟並為別格官幣社正成義貞延元之

死信長秀吉家康共任大賜北畠顯家等神號列別格官幣社顯

家稱安倍野神社合祀父親房花山院師賢稱小御門神社名和

長年稱名和神社結城宗廣稱結城神社菊池武時稱菊池神社

南木正行稱四條龜手神社顯家以下亦忠於南毛利元就稱豐

祀八世孫齊昭光國家康之孫為水戶藩主好學招致才俊開史

祖業校修大日本史島津齊彬稱照國神社齊彬忠義之父英才

常憂外寇獎勵文武贈右大臣三條實萬賜諡曰忠成

大磯造巨艦謀和朝幕而宣國尋賜號梨木神社亦列別格官幣社實萬實美之父賞其竭忠先

藤原不比等於近江國稱淡海公後良房孫等仁世基經預諡

至是遵又遍搜殉難諸士之後悉祿之或賜祭資追褒蒲生秀實

高山正之首唱勤王旌表里門祿其後裔秀實下野人研究國史

山陵之不修雖遐陋窮島往檢覈之作山陵志獻朝廷幕府正之

上野人個儻好奇節居恆慨皇室衰微竊有與復之志入京師出

入公卿之門終遊西贈加茂真淵本居宣長平田篤胤等位真淵

州不得志而自殺漢學誤名分傷國體務排斥之宣長伊勢人從真淵學博學多識

尤長字音言詞之學祖述師說著古事記傳等書篤又官軍待雪

融進剿榷本武揚大鳥圭介五月武揚等降武揚乞自就刑赦其餘眾蝦夷地平禁錮武揚并其巨魁數人後宥其罪錄用之又蝦夷地德川幕府令松前藩管之至其季世俄國船舶往往來窺松前藩不能鎮撫幕府遣吏巡察蝦夷收箱館以東爲直轄掌土人撫育漁獵交易事尋移松前藩主於內地收西蝦夷地使參政堀田正敦往經略北地命南部津輕二藩分守東西蝦夷命伊能忠敬間宮倫宗等測量其地製圖經倫宗沿樺太南至黑龍江東岸文化中俄船二艘來侵掠蝦夷擇捉島遂及樺太各地與南部津輕戍兵戰而逃去於是更令仙臺會津二藩合兵戍蝦夷至結五國條約置箱館奉行奉行見前措置外船之事兼管蝦夷開拓而竟無成功土民希疏獵山漁海內地商賈往而市易輸送昆布於清國以熊皮熊皮鞋鞋繒繒大口大口雜雜貨貨給內地而己准新以來更議開拓於是置關於樺太海邊海邊爲內地內地志志在在狽狽形形跡跡匪匪臚臚掘掘於高十勝釧路根室千島十一國北蝦夷依舊稱樺太又歐洲比年蠶病流行法國意國蠶業凋衰其商得我蠶種養之購生絲而織絹得無闕乏歐人大悅美國以茶稅之事與英國絕因航支那輸入其茶及獲我茶益得其便故絲茶之利尤有望於將來適東京人口俄減邸宅多空曠失祿之士未就業於是不論郭內外及村市空地多栽桑茶東幸之後京都邸第址亦栽之蠶桑之產以東北諸國爲最東京有蠶種紙生絲改所猶云檢所至是大阪及諸開港場亦設之定其稅則但京民窳惰且趨他業無功效然全國桑茶之利自是增進終冠於輸出物產又墾闢下總國小金原移東京無產之民又是歲霖雨年饑設救育所於東京授產貧民送還乞丐者於本貫輸入外國米補米穀匱乏都鄙不知其爲凶饑眾始

知外國貿易之利矣又美國人勘定期郵船自長門海達於長崎
神戶橫濱之間國人賴其便朝廷益勸獎貿易以沿海浪險航路
艱難設燈臺於相模國觀音崎依仿西洋式自是歲正月點燈
遂及品川安房淡路神戶箱館等岬角又始架電信於橫濱長崎
閒又舊制公卿以上駕牛車餘皆乘輿騎馬都會及驛站以竹兜
供急行除京都江戶外不得用重車至是西洋馬車始傳東京人
鈴木德次郎初意制人力車代竹兜眾便之數年徧全國遂及
清國 清國人稱東洋車云又初德川氏儒臣林信勝號羅山建孔
子廟於忍岡戶立元祿中大將軍德川綱吉以其地狹隘且鄰梵宇
改築之湯島臺戶江親書大成殿三字揭之為官祀改地名曰昌平
阪取魯昌平鄉也置祭田千石每歲春秋二仲修釋奠設學舍其
旁吏言務係言為號鳳亭講信言為寺將軍幕府華正或改項川地
設寮舍於昌平阪教幕府麾下子弟及諸藩士以期矯正諸國學
風又開日講所許庶民參聽定信又設和學講談所於麴町戶江校
修國書使塙保已一掌之保已一武藏兒玉郡保木野村民幼失
明強記絕倫好聞人讀書一過成誦古今典籍莫不暗記刊行羣
書類從六百三十六冊又彙遺漏續成千百八十五冊享保中大
將軍德川吉宗用心醫療嘗命侍醫鈔救急良方刊行普救類方
便僻鄉之醫藥者設醫院於白山戶江救療貧民孫家治時明和中
設醫學館於神田戶江教育醫生名曰躋壽館又寬永中有蘭人歸
化者始傳荷蘭外科醫方長崎譯司西吉兵衛得南蠻荷蘭二方
稱曰西流幕府擢為醫官其姪玄哲傳業是為蘭科之祖享保中
長崎譯司西善三郎吉雄幸右衛門慨不能讀洋書請幕府習洋

文是爲讀蘭書之始天文麻道之學廷臣土御門氏世掌之吉宗
又潛意天學研究天經或問西洋麻經算學全書算法統宗諸書
設木表於城中以測日晷建司天臺於神田臺江戶改製渾天儀曰
簡天儀因司天官之請弛洋書之禁除耶穌教書之外許其購賣
命京都人中根玄圭翻譯西洋麻算書玄圭因作麻書上之曰律
襲麻又曰白山麻江戶人桂川國瑞豐前人前野良澤等以蘭學
鳴國瑞曾祖日賢遊長崎傳荷蘭醫方經四世百餘年其徒日眾
醫方藥物地理植物舍密數理天文等譯書陸續上梓而蘭方醫
術漸盛嘉永之初痘瘡流行鍋島齊正求西洋牛痘種先試之二
子以及藩內水戶齊昭亦知種痘之益據支那種痘法施之世子
遂及士民分牛痘於藩內種痘自是行焉又幕府之季置開成所
於丸段坂江戶設習洋學朝野如學此者謂之進部傳書學所
擬容京官子弟四十歲以下十五歲以上凡二百人下旨於幕府
幕府獻資用未成而帝崩孝明帝立學習所成後改稱學習院舉
清原菅原二氏及處士有學者五名爲教師以先帝遺旨揭榜聯
曰履聖人之至道崇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
何以養正維新之初仍興皇學漢學兩校於京都尋廢漢學權稱
皇學爲大學及收江戶復興昌平校開成所奧羽平定以後屬軍
醫官病院醫學校於東京府是歲六月改昌平校稱大學校以爲
本校授國學漢學改開成所稱南校授洋學改醫學館稱東校授
醫學廢京都大學以土御門氏天文麻道屬大學廢幕府司天臺
而本校不振歲餘閉之更聘外國教師於南校使諸藩貢進生徒
又擇於功臣及大藩參政中命視察歐美尋遣嘉彰親王博經親

王華頂 留學歐洲諸藩亦遣學生全國益向洋學已通商矣有吉

附外船往各洋幕府猶處以禁錮後漸弛此令幕府先遣榎本武揚德川昭式往外國名曰留學生而薩長大藩亦選俊才竊往中

如伊藤博文井上馨鯨島尚信森有禮吉田清成輩皆在其中學成歸朝值變革之際咸破格擢用維新之初朝貴侯封爭遣子弟

往學明治元年前海外留學者五十人二又文久之始幕府雇蘭醫暴度印建醫院於長崎後又建之大阪維新後以在長崎者為醫

學校使暴度印移東校西洋醫方始盛行先是下野人村上英俊任信濃國 修法國學嘉永中來江戶教授生徒慶應中豐前人福

澤諭吉開慶應義塾教授英學至是外交貿易日益盛而英學效用最廣海內競講習之後又傳德國以下諸學而蘭學遂至於廢

絕矣 庚九 明治三年日本國志春正月定諸旗章又辨辦諸務之始爭聘外人為先導小人應募而來重止日安幾遍國中自政府屬官

粵師明治初年意謂取長以補短速三四年則皆欲舍舊而謀新風氣所趨聘書絡繹明治六七年間所聘外人大約六百人以上

至十一年漸少猶在二百人以下修脯之費約計殆過千萬圓云 外務日繁政府乃分駐公使領事於各大國以森有禮使美

為遣使之始爾後遣派公使凡九國為英法美蘭德俄及澳大利亞意大利二國又分駐領事於英之倫敦新嘉坡俄之哥爾薩浦之馬塞德之柏林等處 又七月遣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齋外務卿書呈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預商通好事宜 書曰大日本從

照西洋無約各小國之例不敢請立和約惟求專來上海一處貿易并設領事官照料完稅諸事通商大臣薛煥允其暫由荷蘭商人報關驗貨尚未許其購貨商人歸時又請倘允通商乞諭知荷蘭領事轉達將來或遣公使籲求至同治三年又有日本商船至上海請英領事領事巴夏禮為介紹通商大臣又允其以日本商名自行報關同治七年長崎奉行河津某又由英國領事致書於海關道應寶時書稱與歐羅巴諸洲往來時有公使奉命紳士游歷附洋船而西者過境請為照料又有日本商民請赴內地傳習學術經營商業就便僑寓者均有本國護行印照請驗明符信願念鄰誼云云此皆德川將軍時所遣至是朝廷始派委員至

天津謁見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隸總督李鴻章成林代為上書

命留津候命總理衙門議允所請覆函許通商仍有大信不約之

語前光懇請再三前光謂鴻章曰英法美諸國強逼我國通商我者拒之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鴻章為達之總理衙門前光又上成林書曰我與泰西十四國皆已換約各國與我相距十萬里尚有公使領事來駐我國保護商民獨中國雖有商賈來往曾無官長約束西人謂附西船至者應以西人視之竟令華民歸其管轄久有如束溼薪之勢我外務卿軫念及此於戊辰春曾函致上海道應寶時請將華民暫歸地方官約束得覆允行我即以此告各領事今華民還我管轄始脫樊籠

經中國亦若以西人視之中東兩國利權不能自操乃均為西人佔據我廷臣會商此事謂宜預先遣員通款為將來派使換約之地是以特派前光等前來當啟程時或謂不以西人紹介事恐不諧我外務卿乃與爭論謂兩國唇齒相依何必自棄夙好轉倚外人苟以外務卿一片苦心前光等亦無以報命云云又謂成林曰殊非我外務卿一誠懇請彼國當道必愈加親厚今若回報不必換約我非來時西人謂泰西小國皆邀我大國同往中國始允立約今日日本派員自往恐未必成外務卿置之不答是以僅持英美二國致駐津領事函託其照拂今總署覆以不必立約若奉以回國如西人恥笑何又以手作勢云彼似太高我似太卑又自指總理衙門鑒其意誠遂允訂約俟派有大臣來時商議前光等感謝而歸

又九月許齊民稱姓氏維新史時政體雖立而鎖國積習深染人心當攘夷論起激昂迫幕府養成冒險之性軍興以後又鼓敢死之氣會世運遽變士論往往抱不平先是信濃國松代藩士佐久間啟山號象肥後國熊本藩士橫井平四郎以學術政略參廟議持論並主開國破舊弊故習伸張國威而不逞之徒嫉之前後皆被

刺及奧羽戡定殘黨分散脫籍浮浪猶不已大勢略定而紛擾未

絕忍藩武藏國先動搖高崎藩上野國民亦訴租法不均京都則欲停

乘輿東遷而喧擾尋松代藩民爭紙幣兌換貢米折金而擾亂延

及伊奈縣信濃國遂至用兵又濱田藩石見國有浮浪士民之擾適山

口藩長門國更定兵制解隊兵士大樂源太郎等不服遂襲藩廳廳

兵伐之其徒逃散德島阿波國藩士嫉老臣稻田氏焚掠其邑須本

淡路國朝廷戮巨魁稻田氏徙北海道米澤藩士雲井龍雄與會津

靜岡等士圖不軌而發覺押送東京斬十一人山口藩逋逃有匿

四國九州者因令豐後國備之久畱米筑後國藩士竊殺大樂等而

小河真文等與山口逋逃相結竊抱異圖京都華族愛宕氏家扶

職名比喜多高鞠擁其主愛宕通旭及外山光輔圖不軌並發覺賜

通旭越前國自盡補高鞠越前國斬死越前國各名各名等死罪梟

刎絞流七年五年三年徒二年一年半年笞一百五十二十重科

梟首除大逆之外不用磔刑停焚刑以徒刑代追放所拂共刑流

則限蝦夷地方竊盜不滿金百圓者不處死死刑經赦裁而行廢

財產籍沒法北海道流所規程未立始設準流法為徒役五年七

年十年赦刑部省參酌明清律纂定新律體寬恕之意務從輕

減名曰新律綱領凡六卷律名十四共八圖一百九十二條別設

閏刑科之士族代笞杖以謹慎閉門等官吏華族許贖金至是施

行之日本國志收諸國寺社領地定親王賜姓制

辛十明治四年日本國志春二月徵薩長土三國兵為親兵幕府

薩長土三藩之士漸次登用肥前侯鍋島直正亦率藩士盡力王

室當時有薩長肥土之稱而朝臣欲專攬大權復古制及府藩縣

之制下內亂雖漸定而諸藩以世祿官人漸萌不平參議僅大久

保一人為薩人薩人以功多亦朕望薩土橫山疏論時政至屠腹

考二卜明治

下

以死諫既而撤屯戍薩兵悉罷歸物情益憤懼於是薩長士三藩
再議聯合岩倉大納言大久保木戶二參議特赴薩長密商並至
肥計畫既而薩士西鄉隆盛土人板垣退助皆入京復徵三藩兵
十七隊衛京師更以西鄉木戶板垣大隈為參議大久保為大藏
卿故家世族東之高閣居要路者多新進平民使華族悉隸東京
益奮袂攘臂以圖事功而維新之規模益拓矣

以汽器製金銀幣三月定武官禮式用軍服又夏四月以大藏卿

伊達宗城為欽差大臣使於我 大清締盟約外務大丞柳原前

光副之外務權大丞津田真道文我 朝特簡欽差大臣協辦大

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辦理日本通商事務江蘇按

察使應寶時署直隸津海關道陳欽隨同幫辦六月宗城等至天

津往復商論至七月遂定修好條規十八條通商章程三十三款

附以中國日本海關稅則先是前光等歸我疆臣有以前明倭寇

駁之略謂我朝鮮內附聲威震蕩日本固不敢越屬藩而窺犯
北邊亦從未旬內奸而侵掠東南實屬畏懷已久順治迄嘉道年
開常與通市江浙設官商額船每歲購銅百萬斤咸豐以後蘇浙

土立約彼亦經與泰西各國立約援例而來似係情理所有之事
倘拒之太甚必因泰西介紹固請自不如就其納款之時推誠相
待委員柳原前光等來謁每稱欲與中國結好同心協力立言亦
頗得體既允議約在前斷難拒絕於後云云欽差大臣大學士兩
江總督曾國藩亦奏稱臣竊思道光二十一年間與西人立約
議撫皆因戰守無功隱忍息事厥後屢次換約亦多在兵戎擾攘
之際左執干戈右陳桀黠一語不合動慮決裂故所締條約間有
未能熟思審處者日本二百年來與我中土并無纖芥之嫌今見
泰西各國皆與中國立約通商援例而來請叩關而陳辭其理甚
順其意無他若我拒之太甚無論彼或轉求西國介紹固請勢難
中卻即使外國前後參觀疑我中國交際之道逆而脅之則易於
行成順而求之則難於修好亦殊非 聖朝懷柔遠方之本意自
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員以商船抵滬憑荷蘭國報關進口中國
隨宜拒卻亦已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員到時再商豈可復加拒
絕論者杜絕之請蓋未合眾國而統籌計前後而酌核也日本
素稱鄰邦非朝鮮琉球越南臣屬之比其自居鄰敵比肩之體欲
仿泰西英法諸國之例自在意中其海關稅則之輕重亦必與泰
西從同日本自詡為強大之邦同文之國若不以泰西諸國之例
待之彼將謂厚薄薛積疑生隙臣愚以為悉做泰西之例亦無
不可但約中不可載明比照泰西各國通例辦理尤不可載恩施
利益一體均沾等語逐條而備載每國而詳書有何不可必為
此簡括含混之詞堅彼之黨而紊我之章總之 聖朝駁遠一宗
秉大公萬國皆將諒其誠何獨日本永遠相安哉朝旨臆之

城訂約之後旋進京謁總理衙門王大臣齋呈國皇所獻 大皇

帝儀物 朝廷亦加酬報命宗城齋歸初前光之來先呈約草以

兩國利益為辭及隨宗城再至則專欲做照泰西諸約議約大臣

以中東兩國有來有往每事須作彼此兩國之詞方昭公允斷斷

持議久而後定前光致應寶時陳欽書曰伊達大臣之發東都也

臣應之曰但看他日約成當知其實今觀來稿大約與西人同不

同者亦不少交際之道萬國祇可劃一不可輕重欲重之也西人

妬而分之欲輕之也西人侮而詆之今兩國均有西客旁觀出入

頗生枝節倘有參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謂使者不力何面目歸國

復命乎當今之計我兩國唯內求自強外禦其侮誠能心照意

援條規章程不若姑從西人痕迹無事更張不露聲色之為愈也

應實時陳欽亦覆以書曰貴國特派大臣前來原為通兩國之好

若以迹類連橫慮招西人之忌則伊達大臣不來更無痕迹自主

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瞻徇他人總總慮況條規中亦並無

可令西人生疑之處也兩國有來有往迥異泰西遠遠有來無往

者斷不能盡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嘗獨斷於日本今送去

條規不知較西約何者重何者輕希即一指明藉開茅塞去歲

送來約草均以兩國立論此次章程全改作一而之詞蓋泰西約

後乎我中堂又何以覆命乎口有不能盡言而細之詞蓋泰西約

西諸約既經指定口岸通商而約中混入許其游歷內地通商一

語本係牽連增及出於疏誤而西人據此遂謂許入內地買賣貨

物各國援一體均霑之詞紛紛效尤於是華商亦多假借西商希

免稅釐抗法度流弊孔多及是章程中聲明不准運貨入內地不

准入內地置買土貨前光等堅以有異泰西為辭鴻章面折以華

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並無限制今日日本係以入口岸與中國通

商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日本亦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

易此係兩國從同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為例前光始語塞而退

宗城既歸日本意尚缺望宗城旋以事免官維新史五月改鑄貨

幣初征討東北也朝廷諸藩軍費頗大因製造惡幣贖貨又發行

紙幣以辦其急及亂已定昇平二百餘年間防外出所蓄積國內

金銀一時湊聚國計甚裕於是改造貨幣以我一兩擬英之磅法

之佛郎克美之弗改兩稱圓以為本位以其百分一為錢錢十分

一為釐金貨五種自一圓至二十圓銀貨五種自五錢至一圓銅

貨三種自一釐至一錢

後增二錢

並做歐洲樣式別造一圓銀以充買

易用稱貿易銀後廢貿易銀與佐渡但馬野金銀鑛精查舊貨各種品質立其價格有藏之者買以新貨建造幣寮於大阪以鑄造焉鑄材盛集新貨製極精良各藩私鑄之貨幣在箱館平定以前者皆不問其罪命錄上所發行紙幣數有一千七百五十餘萬圓而太政官札製造粗拙贗造極多因倣美國樣式製百圓至十錢九種紙幣與太政官及藩札交換又使各藩錄上負債其係外國債者本利二百七十九萬圓以為公債內國債則捐棄天保十四年以前在其後者二千三百三十七萬餘圓分慶應三年前後在其前者不付利息配五十年而償還曰舊公債在其後者付四銖利息限二十五年以抽籤償還曰新公債並與記名證券尋與金

札兌換公債公債始於此

日本國志外史氏曰世人皆謂西戎樂戰窮兵黷武唯意所欲蓋由於府帑之

充溢金穀之富饒此其說誤矣既而知其國債之巨又認疑府藏
華大政事乃大開議院議加征重賦重賦加征之不足於是議借
債余嘗考其故大概有二一則內憂外患紛爭迭起因以師旅重
以餽饈當全國人民安危之所繫則議借債此則暫紓目前之急
不得已而為之如荷蘭之叛西班牙美利堅之拒英吉利是也一
則汽車鐵路治河墾田經始大利必集鉅款為全國人民公益之
所關則議借債此則豫計後來之利有所為而為之如日耳曼之
開鑛山俄羅斯之造鐵路是也夫有國家者既不能如人之身
有恆產有生計亦不能竭國家所有而抵償於人負債既重終不
能不分其負擔於人民取償於租稅租稅過重民不能堪國必隨
弱故國債一事非出於治窮無術則實不應舉借債以圖生業
弱國之債已不能償而責償於子孫為子孫者自不得辭由公益
而借則譬如工場田野荒蕪不治召集農工為之墾闢即以其墾
闢所得之利以養農工亦不妨也泰西政體君臣上下休戚相關富家
不容已偶一為之亦不妨也泰西政體君臣上下休戚相關富家
巨室知國家借債所以衛我室家謀我田廬而後則其稱貸也不
作之氣一倡百和未嘗不罄金輸粟爭先而後則其稱貸也不
難速夫事既平定出資者歲給餘息尚有微利與自營生計無異
則其徵償也亦不迫既為諸國習見之事又非計日促償之款第
分其歲入之一二以為子金則其供息也亦不甚累又富商巨
室屢輸於公則下之於上患難與同憂樂與共相維相繫之義日
益深而國本日益固西人每謂社稷可滅而國不可亡國債亦居
其一端是故國內之債雖高如山阜浩如淵海西人視之若尋常

不為怪也若夫外國之債則泰西之談經濟者皆比之蝥蟻動色
相戒即時會方殷後益極大猶不敢不周詳審重極之計窮策盡
而後舉事蓋內國債雖有利有害楚人失之楚人得之其利害繫
於一國外國債則利在一時而害貽於他日且利在鄰國而害中
於本邦但使借債過一十萬則每歲供數十萬之息比之古人利
戎歲幣猶有甚焉近者如土耳其如埃及皆以負債之故國庫匱
乏岌岌可危其覆轍可鑒也而或者西人乃謂弱小之國利於借
債負債愈重則所借之大國慮其損失必加保護而國可賴以不
亡嗟夫有國家者設想至此是所謂自暴自棄又東京設紙幣寮印
棄不足有為者矣尙足與言哉尙足與言哉

刷紙幣及證券今之印刷局是也尋屬德國製紙幣料紙遂倣其

樣式又劫意製印色以防贗造日本國志外史氏曰楮幣可以利
脆薄之物使天下之人饑藉以食寒藉以衣露處藉以安居則造
之易而齎之輕天下之至使無過於此矣無如其不可何也金也
銀也銅也是亦寒不可以為襦饑不可以為粟穴處不可以為屋
而天下之人奔走而求之且萃五大部洲嗜欲不通言語不達之
輩不約而同以此為利則以布帛菽粟之不可交易乃擇一物之
貴而有用者為幣以適用而金銀銅實為適宜若以楮為幣則直
以無用為有用者為幣以帝王之力設為金銀銅交易之禁嚴刑峻法
驅迫使行而勢有所不能且夫在唐有飛券在宋有鈔引今銀行
錢店羅列於市塵人亦爭出其寶貨以易空楮經商四海者嚮尺

銀行商曰空舉其家所有之金銀大者牛車小者襪負實輸於
其中予一張之紙則珍寶而藏之日本初用楮幣也值相等者價
或重於真金蚩蚩細民給予錢則拒給予紙則受亦安在楮幣之
無用今日不可行者何曰以楮幣代金銀則可行指楮幣為金銀
則不可行也有金銀銅使楮幣相輔而行則便於民無金銀銅憑
虛而造漫無限制吾立見其敗矣輓近以來物侈用糜錢之直日
輕錢之數日多直輕而數多則其致遠也難成色有好醜鑄造有
美惡權量有輕重民有交易奸詭者得上下其手以肆其詐偽而
金銀銅之便於用者又憎其繁重矣代以楮幣則以輕易重以簡
易繁而人爭便之趨之若鶩者乎誠使國家造金銀銅約億萬則亦
國家之力有不趨之於民明示大信永不濫造防其贗則為精美之
式救其朽則為例鈔之法設為銀行以周轉之上下俱便此經久
之利也日本自明治四五年金銀銅三貨並鑄計值六千餘萬
當時紙幣八千餘萬加以銀行之增發公債之充溢核楮幣之數過
紙幣二千六百萬即以銀錢不流而增造無藝浮數過鉅勢不得
於真錢幾億萬即使金錢不流而增造無藝浮數過鉅勢不得
不賤况又益以輸入過多金錢濫出之害乎前之以一圓易金銀
貨一圓者浸假而十一年浸假而十二至今則十三四乃能易金銀
元明之行鈔不過百年及其弊也鈔百貫值錢一文耳乃不足
償楮墨之費美利堅之行紙幣法蘭西之行紙幣皆為時不久值
千值萬之紙幣至不能謀一醉今日值十之三四將來殆不可問
也尋前明及美法之弊終至拉雜摧燒廢棄不用轉而用金銀吾

考二十一明治

東京命舊藩大參事以下權管理事務是時有二百六十三藩尋廢合府縣改爲三府七十二縣頒縣治職制後廢合數次至二十二年爲三府四十三縣鎌倉以來守護地頭積習馴致封建之勢大小列藩各私其土地人民至是尺土一民皆歸朝廷之有郡縣之制始定矣又幕府之結五國條約也國論不和有條款失當者因約經十四年而後協議改正後又與諸國結盟約至維新之後瑞典西班牙奧地利布哇諸國相繼而來並締盟結約如十一國之例於是差辦務使往駐各國謂之公使及廢藩以太政官爲正院置左右院正院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正權大少內外史爲行政之本左院置議長議官議定法制爲立法之府定神祇外務大藏兵部文部工部司法宮內八省以右院爲諸省長官議機務之新舊官職凡有極則改定其用凡有極則改定其用

爲參議遣特命全權大使於締盟歐美諸國告國政革新謀改正條約特命全權大使者在西洋國交最屬重典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爲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尙芳爲副使巡聘於美英法西班牙葡萄牙白耳義荷蘭德意志俄羅斯丁抹瑞典意大利奧地利瑞西十四國使司法宮內兵部大藏文部工部各差理事宮觀察各國以十一月發東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西鄉隆盛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與諸省卿輔俱張內政諸藩始爲一機務尤繁劇幕府之季薩長兩藩奔走國事有相爭之勢其後和諧共廢幕府土藩助之及舉朝政外國事尤艱肥前藩久膺長崎邊防閑熟外交鍋島直正殊用心於此因舉用其藩士而各科要務薩長土肥四藩人多當

之以松平慶永鍋島直正山內豐信等為長官屬名望焉尋解官
優遇有大事諮問之至是直正豐信相繼而薨四藩才俊等銳意
圖更張日本國志許華族平民相婚嫁廢穢多非人稱合國民任
便散髮脫刀叉時漸察外情思恢復已失之權利而外人尚干預
內政或故犯日本條規或強迫日本遵行如游獵規則外人多游獵內地者
日本制令民人繁集之區林木掩蔽之處不得妄發銃防疫法
犯者得拘禁之而巡查拘而致之領事者多以無罪免治明
十二年長崎疫證流行即霍亂吐瀉西語名為虎烈刺者也此病
最易傳染日本仿西法以定規則凡有船由長崎來橫濱者先泊
相州之長浦遣醫檢視用各種消毒法驗明無病者乃放行商之
各使無異議惟德國有船來不服檢査破例駛入謂所定規則未
善也外部不得已復與各使協議將規則改定各使乃布告其民
使遵行此案出而日本論者囂囂皆謂外人侮我不啻奴隸我邊
鄙我云

日本均不得行其志然整理內政頗有規模外客來游者如
英國皇子五年意大利皇族六年德國皇孫十一年美國前總領格蘭脫

之初雖照行幕府舊約已漸知領事管轄外人稅則不能自主之

非岩倉具視等至各國議改約兼察各國政事法律商法教養兵

制等事先至美國議不合原約以十年為期明治五年五月即為改約期已至美外務卿曰此大事非空

言可辦必須有實權乃可議遂遣大久保伊藤歸國請全權及大

委任既聞歐洲各國均不願乃中止兩副使仍往美偕行

使歸朝益銳意改革值西南變亂待事定乃與各國公使協議意

欲增加輸入凡內港貿易謂專在一國中來往不許他國船侵占

旋與美國議改明治十一年吉田清成議於華盛頓約稱所有海關稅收稅章程由日本政府自定日本內港貿易專

屬日本入復言此約俟各國改約後即日

施行然此各國未就範故不能實施云

壬一明治五年日本國志春二月以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兼少辦

務使即四等使於我議改約不得要領而還前光齋有外務卿副島種臣大輔寺島宗

則致我北洋大臣李鴻章文書大略謂承訂條規經奏聞允行惟

去歲我國特派大臣使於歐西欲做萬國通例議商改約將來改

考二十明治

類矣後內務省置社寺局管社寺事務設各宗管長掌宗教事神
社之數合官幣國幣府縣鄉村諸社約五萬六千五百餘佛寺之
數合天台眞言淨土眞宗法華禪宗時宗等約七萬二千餘又前
年頒布新律既而笞杖以下設懲役法改徒場爲懲役場至是江
藤新平爲司法卿酌各國法律撰改定律例凡十二圖三百十八
條廢磔刑降梟首爲斬降絞爲終身懲役改笞杖徒流悉爲懲役
士族則處禁錮大抵自非殺人放火及持兇器強盜等重罪則不
入於死定斷罪無正條條例酌量情法聽未減至五等初東京之
巡警徵藩兵爲市中取締兵取締兵猶云警備兵轄之東京府藩廢置邏卒
至是置警保寮於司法省隸屬邏卒定違式註違條例其他訴訟
文例代書代言規則身代限處分身代限謂籍財產債等皆係此時制定

又頒布於獄刑罰式並命本國官吏於外國官吏等
掌諸工及鑛山勸工等諸事後藤象次郎爲工部卿益起工業九
月東京橫濱間鐵道成始通汽車上親臨落之此舉大隈重信伊
藤博文排眾議起工因賞二人更欲起工神戶大阪及京都大津
又敷電信綫路於全國丁林電信會社請設自清國上海至長
崎海底電信聽之時士民競移用西洋工技設羅紗織場於千住
橫濱高島嘉右衛門請建設瓦斯燈於橫濱又琉球久隸薩摩藩
置邸鹿兒島嘉永安政之際英法二國遞抵琉球勸通好互市畱
人而去薩摩藩遣兵士戍衛之至內地開港而止是月國王尙泰
使其臣尙健尙有恆等上賀表獻方物詔冊封爲琉球藩王列華
族賜尙泰及夫人使臣等物有差明年尙泰入朝置邸東京藩臣
祇役而外務官駐在琉球措置其外交後屬內務省諭奉明治正

朔遵行禮儀用新定律令改職制遣才俊學於東京又朝廷嚮廢
唐制服裝諸儀專主簡易減親王公卿藩主駟從之製禁喝道務
除尊大之風上行幸離宮亦不具儀仗許士民散髮脫刀及立禮
至是以衣冠爲祭服許直垂袴衣淨衣直垂以下服制名稱代之改大小禮
服常服仿洋製日本國志冬十月有秘魯國商船瑪利亞雷士在
澳門騙誘華民三百餘人爲備載赴其國既而遇颶風泊橫濱備
人苦舟師虐使投水遇救英國兵艦長挨仁離走訴神奈川縣廳
時副島種臣爲外務卿命阻留商船解放諸傭告於清國清
國遂遣同知陳福勳來日本攜之還深謝其鄰誼時日本與秘魯
遣使責日本越俎多事要以償款彼此駁論久未決乃會請俄皇
公判至明治八年六月俄皇斷以日本所辦合於公法秘魯不得
要償議乃結其後東京有數百工役應募赴秘魯政府慮蹈賣奴
之弊禁止之布哇即華人所謂檀香山也有美人傭雇賤民送致
其島幕府不能禁後亦遣吏往布哇險察不願留者載以歸

大臣李鴻章曰前派使員請暫緩換約並商改章今我改約大使
東祖西轉已越一年若俟其歸似太遲緩今已疏請先行換約奉
命以種臣爲大使即日來華種臣謂鴻
章又自陳前光之來非其意所樂爲云割樺太全界與俄羅斯易
取于島初壬戌秋竹內某松平某使俄以樺太一地委奴以色列
以此地爲貴國有以與論言之謂之滿洲屬島可也且四十八度
以北未見委奴人種乃欲分五十度乎此土無界可定然疆場之
置不問曰他日擊實地以議無已今以阿丹和港界之二人察
其言有奪全島意然茫乎不辨地勢乃立券約就地勢定界幕府
請命熱地者檢之居五年使節未遣俄遂大起土功拓樺太島
事間幕府大驚乃遣小出石川等至其京都執舊券議就地勢定
界俄若爲不知者欲以干島代樺太蓋謬以干島爲俄有也小出
等讓其食言俄人曰口舌何益今與貴國隨開隨居不亦善乎小
出等議曰雖唇舌燥辯之無濟今俄人拓地已及五十度南需
者事之賊我國之咎也終復約彼我人民雜居而歸至明治三年
託美國政府周旋仍畫五十度爲界俄不允四年副島參議六年
岩倉大使等迭議不就及榎本武揚使俄又爭論連年
八年冬乃定議割樺太與俄而交換千島歸日本云

廢大陰麻用大陽麻以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爲六年一月一日

考二下明治

三

維新史詔

行政麻儀告伊勢神宮及歷代皇靈以神武帝卽位年辛酉爲紀元始設紀元節然猶不廢年號改一日十二時爲二十四時定祭日以日曜日代一六日休假一六日休假爲古制維新以後用之又賜官吏暑中休假皆依仿西洋而潤色焉開國規模已定移彼支物工藝改舊就新一時興造甚盛如遇凶饑輸入外國米以濟急大使發行時查一歲貿易輸入之數超過乎輸出者一億八千圓云此數蓋未確姑又諸藩已廢全國版圖悉歸朝廷大藏省事務繁劇貨政改而國債起以通商賈豪商三井氏奕世以兌換爲業維新後舉用之至是許其商會發用拾圓以上五種證券尋允商會請更爲國立銀行開業東京第一國立銀行是也銀行及銀行證券始於此又是歲東京災火起郭內延燒至築地海岸因令大

校會社及貴紳豪富之家多用煉瓦或石構造器具裝品皆摸擬

西洋又初幕府之季阿部正弘備後國福山藩主執政命高島茂敦江川

英龍教習西洋法銃隊諸藩皆倣之銃用火繩至是以燧發火安

政之初傳雷管至文久傳後裝銃鍋島齊正築礮臺於長崎海口

用西洋式以反射鑪鎔鐵島津齊彬興洋式製鐵所共鑄造巨礮

幕府遂廢大船之禁距寬政禁令實二百二十餘年也齊彬又倣

洋式製昌平丸太玄丸艦船俗稱日丸二艦德川齊昭亦鑄巨礮造旭日

丸並獻之幕府幕府因定國旗之制用白質日章今所用是也興

製鐵所於長崎港內尋雇蘭人設修船渠託蘭人購求軍艦兵書

令麾下習銃礮者專講洋法遣矢田掘景藏勝義邦後稱安芳等於長

崎就蘭人學航海術後又遣榎本武揚肥田濱五郎等十餘人於

荷蘭監臨軍艦製造兼學造艦航海諸術又設海軍操練所於築地造船所於橫須賀相模國至是雖國亂早定而士氣未鎮加以廢藩處分軍備殊難乃釐革軍政初海軍從英式陸軍用法式府藩

縣每萬石徵兵五人於兵部省又徵親兵於薩長土三藩置鎮臺於東山陸前國石卷西海豐前國小倉二道廢藩後定兵制天子親為大元帥大燾下有元帥參謀參幕議有監軍出納軍令將佐尉各分大

中少率軍隊是歲廢兵部省置陸軍海軍兩省幕府之季海軍稍就緒諸大藩漸倣之而遠逢維新故有艦而乏人勝安芳自幕府時習海軍因為海軍大輔以工部省所管橫須賀造船所隸海軍

省陸軍省管全國城郭經稟准存五十五城付百四十三城於大藏省廢毀之以參議西鄉隆盛為大將即元帥酌西洋之制一洗舊

兵之弊仁月招投賊兵化則全制化人不知七無貴賤以備為礮騎步工輜重五兵平時各定其數戰時則增焉廢親兵置近衛兵待其練習漸次罷歸舊藩縣募兵將校往往不服謂土氓安

堪戰兵宜選士卒行之三年募兵皆解盡收銃礮彈藥等兵器賞下士以下勞績給二年間俸金令曰有緩急宜速就徵集

癸十明治六年和漢年契禁鴉片販賣者斬決吸食徒維新史春一月置陸軍鎮臺於東京仙臺陸前國名古屋尾張國及廣島安藝國熊本六所定所管軍營又諸藩租法不一皆極紛錯議亦陳

米納之弊欲改為金納初開橫濱港也就土民田圃設市街發地券以徵租因將倣其法先行之東京府下乃廢武家地武家謂土族以上

市地等之別許人民任意賣買與地券於所有主公定地價徵百分一之租全國素皆王土立之領主與奪之柄則在於朝廷農民

分一之租全國素皆王土立之領主與奪之柄則在於朝廷農民

不過爲佃作又田圃耕種有品類制限至是廢制限土地皆爲地主之有遂發地券於全國改正地租四年以來全國租入集大藏省歲入遽豐諸省競事興造歲出亦不貲會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使歐美大輔井上馨攝理財政不堪其要求四月使諸省卿兼參議圖協商處事馨以議論不合辭職尋召還利通及木戶孝允曰本國志二月改正父祖被毆律禁復讐三月詔許與外人婚帝斷髮皇太后皇后亦革薙眉涅齒舊習遣外務卿副島種臣於我大清夏四月種臣至天津我朝命北洋大臣李鴻章爲換約大臣遂互換條規種臣旋入京時穆宗親政禮成泰西公使咸願請覲見伸慶賀六月穆宗召見於紫光閣種臣以頭等全權大臣在俄美英法諸使之先捧國皇書入覲書曰大日本國大貴國議定條規已予批准允宜派使互換適聞大皇帝已成婚且親政朕深歡喜乃特遣外務大臣副島種臣於貴國交換條約俾伸慶祝朕固知種臣堪爲喉舌專司外務無不代朕肩承言歸於好冀大皇帝思交誼篤鄰好待該使臣優加仁厚彼此兩國蒙慶永久弗渝特敬白併祈大皇帝多福眉壽種臣覲禮成鞠躬肅退皇帝命覆以國書書曰大清國大皇帝復問大日本國大皇帝好茲接使臣副島種臣齋到來書披閱之餘實深忻悅朕祇承天命寅紹丕基中外一家罔有歧視矧鄰誼尤重推誠上年所立條規現已宣諭刊布嘉儀孔多足徵厚意用答微物藉使寄將願我兩國永敦和好同荷天庥朕有厚望焉仍命種臣齋歸自中國與外國締交三十餘載今以特恩召

見種臣居首班世誇爲至榮種臣換約之後以井田讓爲總理事
管十五口商務品川忠道爲理事駐上海兼管寧波鎮江九江漢
口四處林道三郎爲副理事管廣東瓊州潮州三處而駐於香港
各令赴任視事種臣既歸畧前光爲公使維新史五月皇宮災上
遷赤阪京東離宮士民欲獻貲費以助新宮營造敕諭太政大臣三
條實美以費用浩大傷國計姑勿造宮又幕府之時諸藩多不通
外國事情甚嫌惡之并擯斥爲西洋學者至罵曰國賊朝廷定開
年眾靡然向之於是諸民西航者常數百千人比年改張百度購
船艦車輛鐵軌汽鐘燈臺機械書籍於外國甚盛而英美最多西
洋工商皆驚異我殷富相競屬望全權大使之至美國彼謂開日
三國船於下關三國軍艦與之戰遂講和英公使與三國謀歸曲
於幕府要求償金三百萬弗幕府以爲過當而內外多事不遑諮
議終諾之大使至英國亦厚遇視各都府船車製鐵等大工場迎
饗甚盛稱日本開化如朝陽而學者乃疑謂百年大木不一夕而
長法國新開共和治創痍始愈或謬傳我虐待天主教徒稱爲教
敵荷蘭則以舊好款待懇篤聞一行解蘭語至於垂淚日耳曼帝
厚禮遇待首相微斯馬克語我國與貴國眞爲親友俄羅斯以屬
地毘連於我亦甚表親懇至意大利過羅馬羅馬法王恚我天主
教處分不願墺地利方開萬國博覽會博覽會謂
賽珍會我亦與有聲譽
待遇頗厚西班牙葡萄牙阻國亂而不果行歷聘二十月以是歲
九月歸然未能決條約改正之議又初朝鮮戕害法國人遂開釁

幕府爲謀講和未果而還政朝廷乃遣修信使其書有皇敕等字
朝鮮因拒之尋又遣使勸修好亦不受又遣使報償對馬國欠負
罷其貿易船且送漂民朝鮮受漂民而拒其他眾議憤之於是征
韓論起矣前年琉球民六十餘人漂到臺灣爲生番所殘害逃還
者十二人琉球訴之是年小田縣備中民亦漂到爲其所劫掠乃
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爲全權大臣派遣 清國始交換條約因申
理臺灣之事 清國以化外答之不應我求於是征臺論起矣既
而全權大使副使相繼歸朝政府軍營開征韓征臺論盛起西鄉
隆盛請躬使朝鮮彼若不受加以無禮直就征之同列多應此議
右大臣岩倉具視固執不可乃執奏兩議敕從非征冬十月參議
西鄉隆盛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五人罷
職陸軍少將察原國弁副野副大等不報旨詳載

日誌頒行於是新聞紙印行益多至是年九月受准許者凡百二
十三種初薩摩藩遣人上海就美利堅印書局購活字及印刷器
械長崎人元木昌造得之勸建社於其地遂得製字母術鑄製活
字設支社於大坂橫濱士族輩遇減祿遽圖商工不慣其業多破
產者唯活版印書易慣熟且需用尤廣轉相摹倣其業漸盛是時
上下皆驚歎西洋器械之便外商投機說其利眾謂可拱手致富
競募資本購求巨大機器出口金額亦夥焉又廢藩令發藩民往
往牽戀舊主有結黨橫行者管廳鎮遏之新潟縣士民稱恢復幕
府因河流開鑿事作亂山梨縣甲斐因大切小切租法租法土民土民
嘯起皆加兵平之諸藩士亦失職戀舊藩主所在偶語西國尤甚
薩摩素負名望島津久光在國憂國情不協是歲入覲將有所建

白諸藩士謂我志可伸相跟集東京亦不得其志豐後士民請復舊藩止新令而擾亂以兵鎮壓焉越前亦亂縣官募士族鎮之美作民以徵兵令有血稅字浮言煽動延及丹波備後伯耆出雲四國筑前小民乘旱災羣起入福岡縣筑前國廳筑後亦亂並發鎮臺兵踰月而平諸藩士陰結黨欲待釁動者猶多日本國志頒撮影御容於府縣冬十月大使岩倉具視等還十二月稅華士族祿許士族以下奉還祿賞課家祿稅官祿稅以充海陸軍費又設家祿賞典還納之法其自請還納者給以六年全額維新史十二月以島津久光爲內閣顧問參與大議班大臣下置內務省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卿

臣王先謙撰集

甲十明治七年日本國志春一月前參議副島種臣等連署上表

請起民撰議院

謂做泰西制立議院撰地方民人之賢者俾議政事以分官權也其時大學頭加藤宏之投書駁論以爲民智未開計時未可後兩日本維新史初江藤新平以征韓議聚訟讒讒爭鬪日甚一日

議不合怏怏不樂脫歸佐賀誘縣廳舉其徒陰集征韓黨山口久畱米諸地並有動搖之色先是佐賀不悅新政者結憂國黨謀復封建制兩黨各援引其徒翌月憂國黨劫掠小野商會金錢電報達東京卽令熊本鎮臺鎮之尋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鎮撫焉佐賀縣士島義勇亦承內旨往諭義勇附憂國黨與征韓黨合共攻縣廳縣令奔筑後於是嘉彰親王爲征討總督以陸海軍進剿前後繼發總督未到叛徒挫衄而降義勇等就縛捕新平於